

· 萌言妙语 ·

# 良言一句三冬暖

何小清

大年初五,朋友请我出去涮火锅。点菜前,我们向擦桌子的餐馆小妹道了声“春节快乐!”

本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节日问候,没料到小姑娘听了那么高兴,一片红晕飞上脸颊。于是,我不由得“很小人”地想:是不是她难得听到顾客的祝福啊?

不怪大家。餐馆就是个来来去去的地方,坐下点菜,交钱走人,没工夫跟你搭讪。正常。

可是,这是过节啊。一年了,谁不想回家乐乐呵呵地团聚?但是有一大批劳动者,就是不能走,想走也走不了,他们维系着我们这个偌大城市的运转。

说一句“感谢”不为过吧。

可是,别说感谢,“有些人点完菜不到三分钟,就大声呵斥我们,嫌上菜太慢……”餐馆小妹悄悄诉苦。

有的人,脾气真叫一个急。其实出来吃吃饭、逛逛街、购购物、旅旅游,都是高兴的事儿,轻轻松松就好,用不着“着急上火”的。

不过最让我不解的,还是那些过于“豪放”的家伙。虽然某些极端事例

经常见诸媒体,遭到全民声讨,却总有个别人不长记性,时不时出来“耀武扬威”。吓得咱们的法律,不得不“扪心自问”:是不是定得太宽松啦?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条款?

咱们暂且戏称这些人为“狂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比天大。好像马路是他家铺的,餐厅是他家开的,旅馆是他家祖产,动车是他家专列,景区是他家后花园……行动张扬,口无遮拦,足以把我这个读过几年书、见过几天世面、好歹算半个京城名人的家伙,惊得踉踉跄跄。

明明是个别人的夸张表演,却造成不小的社会影响。有人分析,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对朋友说,我一定要写篇文章,题目叫《你不是上帝》,谈谈礼貌与尊重。

咱们服务业有个口号:“顾客就是上帝”。这是个“舶来品”,是中国式意译。Custom is the god,作为一种营销理念,源于美国马歇尔·菲尔德,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公司。强调的是:顾客优先。

于是,一些人真的以为自己就是上帝了,处处摆谱。他们似乎忘了,服务交易的前提是,法律与人格的相互尊重。

对“上帝们”某些过火举动,咱们的服务业通常表现出一种克制、一种宽容;也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和稀泥”心态。这不仅是职业操守与道德修养要求,也多少出于无奈。但并不意味着“上帝们”的过火举动就具有合理性。相反,随着国家法制的日益完善,将来某种行为,可能就触动了法律。

感谢他们吧,服务员、快递员、乘务员、保洁员、安全员、售货员、驾驶员……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各种“员”和各种“工”。

火锅店那位服务员是个20多岁的小姑娘,来自河南信阳。她很实在地说,虽然特别想回家,但春节留在北京加班,也是为了多赚一点钱。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敬他一尺,她可能敬你一丈。那天的服务,你想想有多周到,就有多周到:一顿饭的工夫,小姑娘跑来好几趟,问我们还需要什么。我趁势再跟她聊上几句。我发现,

虽然在烟熏火燎的餐馆工作,她的皮肤却依然白里透红的细腻。于是再夸几句。小姑娘高兴得找不着北!这就是:皆大欢喜。

又想起一件事。

前不久,我和家人去一个粤菜馆吃饭。说实话,饭馆没名气,价格也不菲。我点了一个“干炒牛河”。没料到,这道菜,做得非常好!于是我请服务员向厨师转达赞扬。过了一会,厨师出来了,我又重复一遍: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干炒牛河”……小厨师,广东人模样,也许是到北京后第一次听到这样动听的话,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可以断定,今后他一定会更加兢兢业业地做菜,不仅为赚钱,也为了顾客夸一声好。

道个谢,难吗?

如果你不吝啬一句好话,不吝啬一个笑脸,温暖对方的同时,也会温暖你自己。

记住,咱们不是上帝。我就是我,你就是你,一群普普通通的公民。

即便上帝在,也不会飞扬跋扈,否则赢不了人心,绝对当不了上帝。

· 有滋有味 ·

## 读书记

七滴

小时候曾读过一本台湾某作家写的小说《邻家女孩》,大意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喜欢上邻居一位当老师的大叔,但又无法表白,因为大叔有家庭、有孩子,于是她只能以种种借口时常去他家找那个和自己同龄的大叔女儿玩耍。

女孩就在这样的懵懂情怀中成长,在经历了各种青春期的叛逆之后,潜意识里她多么希望能引起那位大叔的注意啊,只可惜大叔只把她当成孩子。这让她非常沮丧,终于有一天她鼓足勇气去对大叔表白,大叔错愕而惊奇,只当她是一个被父母责骂而需要安慰的小姑娘!

因时间太过久远,后来的结果我不大记得了,之所以对这本书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自己也处于那样的年龄,一样的情怀。整部小说心思细腻,文笔清新,以至于后来风靡全国的琼瑶和岑凯伦的小说都无法消除对它的偏爱!

记得第一次读张爱玲的《金锁记》,读完后,竟有种由身及心的压抑感。老上海弄堂的幽暗沉重、豪门大户的放荡奢靡、扭曲变态的亲情……一个动荡的国情众生生态跃然于纸上,这大概就是读书的魅力吧!

读书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风格和口味的。后来陆续地又读过一些或名著或杂志,特别喜欢近代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巴金、老舍、沈从文等。鲁迅的杂文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笔锋犀利。鲁迅的散文也很有生活气息。比如《故乡》,少年时的闰土那活泼机灵的形象把一个农村少年呈现的活灵活现,他在月光下的瓜田中插播,雪地里使计捉麻雀……所有的这些场景,在我的脑海里,都似曾相识。

我家并不是书香门第,父母也是那种传统的农民。哥哥平时也喜欢读书,那时的他正值青春期,独得父亲欢喜。他有一帮朋友,相互之间可以借到课外读物。但他的房间是不允许我进去的,庆幸的是虽说是单独卧室,但没有上锁,每次只是用一

根绳子系着。

我等他出门后,悄悄地摸进房间,看小人书《辫子李三》《人猿泰山》……还有一些大本头。为了害怕被发现,我总是飞快地看完一本之后,然后再换一本。

那个时候是真的爱看书啊,只是书有限,所以只要有文字的纸片,几乎都会看。后来又在哥的房间看了《今古传奇》《章回小说》《辽宁青年》……没书看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去电影院,画报墙下有很多的小人书摊,用那种大四方木格做底,里面再穿上线,来固定放置的小人书防止其滑落。种类特别多,《红楼梦》《再向虎山行》《金三角》……

十几岁时,来自台湾的言情小说教母琼瑶的《窗外》《一帘幽梦》等席卷整个大陆校园。青春期的所有憧憬几乎都交付给了书中的浪漫情节了。还有三毛的爱情之旅,那种另类的异域风情使人对哪怕是荒沙漠天的撒哈拉都充满向往。

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小说的崛起直接将江湖中的门派纷争渗入到了社会和校园。什么八大金刚、十三贵人、黑白双煞……一些小帮派林立,各自为营,既是潮流,又可抱团取暖。那时能借到全套的《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七剑下天山》《陆小凤传奇》等,就是最牛级别的大神了。彼时亦是港台文化在大陆蓬勃发展的最鼎盛时期。

再后来,又陆续读过不少外国名著《飘》《简爱》《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等。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飘》,太喜欢郝思嘉的个性魅力了。或许是因为翻译的原因吧,我还是更喜欢现代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

读书既是一种享受亦是对知识的汲取,如今的网络时代,文化的传播速度如风般迅捷,传统的读书方法已渐渐被浩如繁星的电子产品取代,网络作品多如牛毛,天马行空的多元化电子读物虽满足了各类读者的需求。但也少了老式读书的安静和投入。

我还是怀念小时候读书时的场景,心无旁骛,真正的一书一世界。

· 诗品时空 ·

### 保重啊,我的老父亲

邹晓峰

老父亲啊  
我娘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是那么挺拔,那么  
爱说爱笑  
自从娘走后  
你一头钻进落寞  
眼神里装满空茫

娘走进天堂之后  
我们兄弟姐妹  
仍然像鸟一样又飞出了家门  
您一个人守着空巢  
终日劳作在一亩三分地上

我们偶尔回家,远远地  
看见您在田里弯腰干活  
像弓形一样的身影,瞬时  
刮过我的心尖  
没有人知道  
我是多么异常地难过  
您的儿女为了各自的家  
不得不狠心把你  
写成一个空巢老人

老父亲啊  
自从娘去世以后  
家里只剩下你独自一人  
做农活一定要您着点  
当作锻炼身体  
千万不能拼着命干  
娘走后没人整天和您泥言泥语  
洗衣做饭  
就是再孝心的儿女  
也顶不上娘一人在您身边

老父亲啊

娘不在啦

您一定要多保重  
用好的心情,唱好  
欢度晚年的夕阳红

### 山村冬意

邹相

村口的百年皂角树  
只剩下树干和枝丫  
零星夹杂着干枯的叶子  
还有,黑褐色的皂荚  
几只黑白相间的鸦雀  
“喳喳”抗议着凛冽的寒风

老水牛悠闲地眯着眼  
不时咀嚼着身旁的稻草  
丝毫不顾,背上  
几只“八哥”正翩翩起舞  
稻场上,石碾早已冬眠  
等待来年丰收时,苏醒

村里唯一的水塘  
水色依然碧绿,散发着  
青菜、洗衣粉的味道  
几位村民,刚刚在这里洗菜洗衣  
几只水鸟,在水面上嬉戏  
全然不管,冬天的严寒

行走在曲曲折折的田埂上  
和一簇簇稻茬儿对话  
引来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  
诉说着田间的四季变化  
忽然间,天上飘起了雪花  
冬天,真的来了